

古鼻音聲母在莆仙方言的演變 ——與閩東、閩南之比較*

劉秀雪

元培科學技術學院

摘 要

本文藉由閩東、閩南與莆仙方言的相互比較探討古鼻音聲母在莆仙方言的演變；莆仙方言位處閩東、閩南之間，語音上擷取了兩區特色，探討其古鼻音聲母的演化也讓我們重省閩東、閩南在這整個變化上不平行的緣由。文中我們提出閩南方言古鼻音聲母的去鼻化是源自鼻音韻尾丟失並形成大量鼻化元音後，因為鼻化元音與口元音的對比，促使口元音之前的鼻音聲母去鼻化。莆仙現貌則是在與閩南方言共同經歷了去鼻化之後，轉為接受閩東方言音韻限制所致。

關鍵詞：語言接觸，語言演變，閩語

零、前言

本文主要討論古鼻音聲母，明 [*m-]、泥 [*n-]、娘 [*ɲ-]、日 [*nz-]、疑母 [*ŋ-]，在莆仙方言區的變化；特別著重於與閩東、閩南的對比分析。莆仙方言通行於莆田市所轄的莆田縣、仙游縣、城廂區和涵江區，位置介於福州與泉州，也就是閩東與閩南方言區之間。莆仙方言有很多似福州而非福州，似廈門而非廈門

* 感謝兩位匿名評審對文章內容所提出的諸多具體建議，讓本文得以以一個較可讀的面貌呈現。文中各部分曾先後在 NCL 2002（靜宜大學，台中）以及 IACL-11（愛知大學，名古屋）發表，非常謝謝評審以及與會人員的寶貴意見。同時感謝中華發展基金會（2000）以及中研院田野調查室（2002）所給予的獎助，使我能順利在 2000 年到 2002 年間三度到福建廈門以及莆田仙游地區完成相關的語料收集。

的特色。與福州話近似者，如：存在撮口呼韻母及聲母類化音變，沒有鼻化韻，且輔音韻尾只有 [ŋ, ʔ] 兩個；無鬆緊音差別，文白異讀豐富及口語裡說「狗、茄、芳」不說「犬、紫菜、香」等現象跟廈門一致。除此外，本區方言同時又有著自身突出於其他閩語方言之外的特徵，例如稱「桌子」為「床」[ts^huŋ]、呼「風」為 [pue]；且福州、廈門讀 [s] 聲母的字，莆田話都讀成邊擦音 [ɬ] 聲母。就古鼻音聲母在本方言的表現來看，有些現象可以在閩東閩南方言裡尋得脈絡，有些則可能是方言在雙邊刺激下另闢蹊徑。文章主要架構如下：第一個部分是莆田音系的聲母簡介，第二小節討論古鼻音聲母在閩東、閩南方言的演變，這兩個方言是莆田方言現況的兩個主要影響源；第三個小節探討古鼻音聲母在莆田方言的演變，第四節為餘論，討論古陰聲韻中鼻音聲母的變化及其他，最後為本文的小結。

一、莆田音系聲母簡介^(註1)

莆田在南朝劉時代即已置縣，隸屬於今閩南方言的行政體系；到了北宋太平興國四年（AD 979），析今莆田縣地置興化縣，設立太平軍之後，在軍事、行政及經濟上逐漸脫離閩南體系而獨立。莆仙話原本應是與泉州話同類的，因為地理上更接近福州，後來受到不少福州話影響，成了一種混合變種的閩方言（李如龍 1997: p. 64-5）。唐宋以來，莆仙不管在經濟與文化上都有著豐足的發展，這種經濟文化的獨立性使得它諸事不假外求，即使長期在閩東與閩南等優勢語言沖激下仍能維持自身方言的獨特。

莆田話連零聲母計算在內共有十五個聲母。特色在於凡是廈門福州話讀 [s] 聲母的字，莆田話一般讀為清擦邊音 [ɬ]。無濁塞音聲母，閩南語中的 [b, d/l, g] 在莆田部分讀為相對應的不送氣清聲母，部分讀為鼻音聲母。

1. 莆田話音系簡介資料轉引自《福建省志·方言志》。

表(1) 一莆田話聲母表

p 布兵買	p ^h 普評	m 膜明
t 刀丁女	t ^h 討天	n 腦寧 l 勞連
k 羔公外	k ^h 科空	ŋ 雅雁
ts 早精	ts ^h 草清	ʃ 鎖仙
ø 烏安		h 河漢

就聲母系統而言，不管閩東閩南大致不出十五音的範疇；莆田話在聲母部分除了清擦邊音特別突出外，再來就是古鼻音聲母的演變與閩東、閩南互有異同，又無法一概論定。表(2)顯示古鼻音聲母在閩語三個方言區，閩東（福州）、莆仙（莆田、仙游）、與閩南（泉州、漳州）的主要異同點。閩南方言的古鼻音聲母在白讀陰聲韻（音節末爲口元音）、入聲韻（音節末爲塞音）與保留鼻音韻尾的陽聲韻（音節末爲鼻音）等都已去鼻化（denasalized）成了濁塞音，僅在鼻元音之前爲鼻音；而閩東則所有中古鼻音聲母都依舊爲鼻音讀法。莆仙方言在部分詞彙（如網字）上保留了鼻音，部分變成了清塞音。

表(2) 閩東、莆仙、閩南聲母對照表

	福州	莆田	仙遊	泉州	漳州
網	uoŋ/mɔyŋ	mɔŋ/maŋ	mɔŋ/maŋ	bɔŋ/baŋ	bɔŋ/baŋ
尾	muoi	pi/pui	pi/pui	bi/bɿ	bue
籃	laŋ	laŋ/nɔ	laŋ/nɔ̃	lam/nã	lam/nã
額	ŋie?	keʔ/hia?	keʔ/hia?	gik/giaʔ/hia?	gik/giaʔ/hia?
日	ni?	tsiʔ/li?	tsiʔ/li?	lit	dzit

鼻音與清塞音是古鼻音聲母在現今莆田方言的兩種體現形式，但這中間有何區分標準？是否閩東、閩南的音韻變化綜合起來便可以解釋莆仙方言在鼻音聲母的演變？這些是本文討論之重心所在。

二、古鼻音聲母在閩東、閩南方言的演變

談到莆仙方言古鼻音聲母的變化，勢必得先探討這些聲母在閩東、閩南的演變。前頭提及，古鼻音聲母在閩東方言區保留鼻音，在閩南方言大部分都去鼻化成了濁塞音聲母 [b, l, g]；莆仙方言則是部分古鼻音聲母成了清塞音，部份保留鼻音。在這三個方言的音韻體系中，只有閩南方言容許濁塞音存在，閩東及莆仙都不允許。閩南方言的另一現象是對鼻音聲母出現環境有著諸多限制，只能與鼻化韻或成音節鼻音一起出現；閩東方言則給予鼻音聲母極大自由度，不限制其使用環境。莆田方言沒有鼻化韻，所以鼻音聲母在搭配上看不出特定限制；而仙游方言則僅容許鼻音聲母出現在鼻化韻與鼻韻尾韻之前。下表列出古鼻音聲母在閩東、閩南及莆仙方言中的讀音變化。

表(3) 古次濁聲母今讀

古鼻音聲母今讀	鼻音	濁阻塞音	清阻塞音	零聲母
福州	+	—	—	+
廈門	+(鼻化韻前)	+	—	—
莆田	+	—	+	—
仙游	+(鼻化韻、鼻韻尾韻前)	—	+	—

古鼻音聲母在現今閩東方言沒有太大的變化，大部分都仍保留鼻音讀法。只有部分日母、微母字文讀為零聲母，如：「忍yŋ/nuŋ、入iʔ/niʔ」。古「日、娘、泥」母今讀合流為/n-/等。

相形之下，閩南古鼻音聲母的演變在過去就引起不少學者注意，不過最後的結論似乎都是仍有待未來研究。李壬癸（1992）在〈閩南語的鼻音問題〉一文中討論閩南語鼻音、鼻化元音、鼻聲母去鼻化的現象及其問題。就其分析：文白讀不是保留鼻聲母與否的條件，聲母的發音部位也不是演變的條件，只有韻尾看起來像是影響去鼻化的條件（p. 429）。文章總結是去鼻化與否的分化條件，有待進

一步探討。

連金發（2000）同樣探討了閩南語去鼻化與元音鼻化等現象，主張去鼻化與元音鼻化在閩東、閩南分開後才發生。要釐清去鼻化的條件，可能有幾種解決方式，如閩南語的文白層次問題或詞彙擴散；不過答案仍有待未來研究。同時 Lin (1989)，李（1992），Wang（1993），Chung（1996），洪（1996），蕭（1999）都對閩南語音節內鼻音的傳遞與限制做了相關探討，限於篇幅且跟本文的主旨沒有直接關聯，所以此處就不再一一介紹。

我們好奇的問題是：為什麼去鼻化？以及去鼻化與否的分化條件為何？與中古音聲母系統相較，閩南方言聲母有兩大演變，濁音清化以及古鼻音聲母去鼻化。濁音清化（devoicing）是整個漢語方言的演變趨勢，也是語言演變的自然趨向；因為就發音機制來說，清阻塞音（voiceless obstruents）較濁阻塞音（voiced obstruents）來得自然。當口腔內氣流阻塞時需要額外費勁才能保持聲帶震動；所以濁音清化可以是語言使用者為了發音便利所採取的策略，不需要額外的動機觸發。

但鼻輔音去鼻化並不是語言自然演變的趨勢，就發音上來說，發/m/比/b/來得容易，帶音性（voicing）是響音的無標值（unmarked value），卻是阻塞音的有標值（marked value）。語言演變基本上不會無緣由地捨易就難。同時我們在其他漢語方言，如北方官話、客家話、吳語、粵語等，都看不到這類古鼻音聲母去鼻化的演變；可見得這類的變化對自然語言發展來講是不尋常的。由於這類型的語言演變不具有內在音韻動機，通常都需要一些其他因素來促成。

那麼，去鼻化的因素或動機是什麼？考慮閩南方言的歷史背景與當代方言現況，這些古鼻音聲母的去鼻化現象，極可能是源自古陽聲韻丟失鼻音韻尾之後，鼻音成分附著在元音上，形成了大量的鼻化韻，（ $\hat{V}$ ）；這些鼻化韻觸發了 NV 與 $N\hat{V}$ 的對比，在最大區辨效果的要求下，導致口元音之前的鼻音聲母去鼻化，從而有了鼻音共諧^{（註2）}這項要求。這項要求也使得 [b, l, g] 與 [m, n, ŋ] 聲母在本區

2. 一位審稿人建議：既然鼻音共諧是一個與聽辨區別性有關的限制，應該參考 Donca Steriade 在這方面的文章討論。我們從她在 MIT 的網頁找到一份 2001 年未刊稿：The Phonology of Perceptibility Effects: The P-map and its consequences for constraint organization。該文主張在優選理論中，位階變化應該有著一定的限制；作者以詞末無濁阻塞音（voiced obstruents do not occur at the end of the word）這項限制為例，說明當其處於高階時候，可能的輸出值包括：清阻塞音（Vb → Vp）、鼻音（Vb

方言呈現互補分布現象。

● 鼻音共諧 (Nasal Agr)：濁聲母必須與其元音在鼻音性共諧

這個主張牽涉到一個時間問題：閩南語的鼻音韻尾消失是否早於去鼻化？要支持這樣假設，必須有證據顯示在閩南方言音韻演變上，鼻音韻尾的丟失與鼻化韻的形成早於鼻音聲母去鼻化現象。李 (1992: p. 425) 提到：

元音鼻化與鼻聲母去鼻化可說是方向相反的兩種演變，卻在同一個閩南方言中發生，在時間上應該有先有後，我們可以推斷：元音鼻化發生在前，而鼻聲母去鼻化在後，因為這種先後次序較自然。

李所說的只是個推論，沒有直接的證據；我們的困擾也在於此，那一段歷史演化過程並沒有留下具體語料可資證明。程俊源 (1998) 於〈台灣閩南語去鼻化之擴散現象〉一文中，提到輔音尾消失的規律走在去鼻化規律之時，設法從外部證據著手。閩語來源之一的江東吳語層在東晉郭璞註《爾雅》時提到“南方人呼

→ Vm)、介音 (Vb → Vw)、輔音刪除 (Vb → V)，元音插入 (Vb → VbV) 等等，這些個輸出值都符合詞末無濁阻塞音的要求。但這類語音變化中唯一可見的輸出值是濁阻塞音化為清阻塞音，這表示位階重排的可能性其實是受到某項原則掌控，才可能使得清化成了此語境唯一可能的變化。作者認為這項原則就是 P-map，意指聽者對各類對照組的聽辨能力及可能偏差模式 (a model of the generic listeners' perceptual abilities and biases)。容易造成聽辨偏差的對照成分，較易於引發音變或位階重排；所以可聽辨度的高低與限制位階有著絕對相關，意即聽辨度高的對照組，其特徵值的信實限制位階相對較高。

P-map comparisons	<i>More distinctive contrast</i> e.g. [b]-[m] in V ____	<i>Less distinctive contrast</i> vs. [b]-[p] in V ____
Ranking of correspondence constraints	<i>Higher ranked constraint</i> e.g. Ident [+/-nasal]/V ____	<i>Lower ranked constraint</i> >> Ident [+/- voice]/V ____

如上表的 [b]-[m] 在元音之後的聽辨區別度較 [b]-[p] 為高，所以詞末鼻音信實 (Ident [+/-nasal] / V ____) 也比詞末清濁信實 (Ident [+/-voice] / V ____) 的位階來得高；也因此我們只會看到詞末濁阻塞音經歷清化音變。同樣的，在閩南語鼻音共諧的變化上，[m]-[b] 在口元音之前的聽辨區別度偏低，特別是相較於在鼻元音之前的 [m]；所以 Nasal Agr >> Ident [+/-nasal] / ____ V，就此造成鼻音聲母去鼻化的音韻演變。

P-map 比較	區辨度較高 e.g. 元音鼻音性	區辨度較低 vs. 輔音鼻音性
相應的限制位階	高階限制 e.g. 元音鼻音信實	低階限制 >> 輔音鼻音信實

剪刀爲劑刀”，反映了當時南方語言已有鼻音尾消失的現象，所以閩語的鼻音韻尾丟失應該是受吳語影響，或借自古吳語的語音現象；聲母去鼻化則是後來產生，因爲在日語的吳音層及當今吳語中少見去鼻化現象。這個推論遇到的問題是：如果是在整個閩語形成之際所受到的影響，這個鼻音韻尾丟失的音韻變化爲什麼獨厚閩南？爲什麼閩東方言仍保留鼻音韻尾？

不過這項史料也告訴我們，南方語言在當時確實存在韻尾簡化現象。雖然我們在方言內部找不到一個明確證據來斷定這些演變的時間先後，但是藉由整個漢語方言在這部分演變的類比，或者有些脈絡可循。下表我們列出漢語方言相關資料：

表(4) 漢語方言古濁音類比

	古濁音清化	鼻化韻	古鼻音去鼻化
北方官話	V	X	X
吳方言	X	V	X
湘方言	X	V	X
贛方言	V	X	X
客方言	V	X	X
粵方言	V	X	X
閩東方言	V	X	X
閩南方言	V	V	V

表(4)是整理自袁家驊（1989）《漢語方言概要》一書中，北方官話與南方方言在這部分演變的分布現象。古濁音聲母在大部分方言中都清化，僅湘方言跟吳方言保留了古濁音讀法；可以想見這是一個漢語方言全面的演變趨勢。而源自古陽聲韻鼻音韻尾丟失形成的鼻化韻，出現在湘、吳、與閩南方言；至於古鼻音聲母去鼻化現象則僅存在於閩南方言中。

表(4)的資料顯示了就普遍性而言：濁音清化＞鼻音韻尾丟失＞去鼻化。依其所列分布，韻尾丟失這項變化出現在不只一個漢語方言中。同時，這項變化不只

存在漢語，亦且跟世界其他語言的演變趨勢一致。如法文的鼻音韻尾消失，鼻音成分保留在元音上，而詞末輔音也大多丟失。當代優選理論提出的語言共通限制 (Universal Constraints)：無韻尾 (No Coda)，便是呼應了此一趨勢。就音節結構而言，CV 音節優於 CVC，VC。這表示，如果一個語言有 CVC 音節結構，一定也會有 CV 音節結構；相對地，具有 CV 音節結構的語言不見得容許 CVC 出現。

所以我們可以理解鼻音韻尾丟失與濁音清化一樣，都是語言演變的一個自然趨勢；它的丟失可以是語言內部的演變，也可能是語言接觸下的產物。張琨 (1993) 討論漢語方言鼻音韻尾的消失現象，認為：

鼻音韻尾消失的原因最大的可能是當漢語發展到一個新地方，當地土著學習漢語時候，受到他們自己語言影響，沒有把漢語中的鼻音韻尾都清清楚楚的讀出來。根據漢語歷史的發展，最早的鼻化作用發生在吳語區，最晚的鼻化作用發生在西南官話區。

而 Aitchison (2001) 也提及造成語言演變的因素可分為兩大類：外在的社會語言因素與內在的心理語言因素。前者包含了(1)時興，如紐約音 /r/ 的興起，青少年流行詞彙等。(2)語言接觸，包含底層效應及借用；前者如原來以閩南語為母語的人在學習國語時，會將母語的發音習慣沿用到國語的使用上。後者則如現今台灣閩南語中借入大量的國語詞彙，英文裡含有大量的拉丁、法語詞彙等。(3)需求，如罕用、過時的舊詞常會隨著時間消失，而新詞也會因應日常生活使用的需求不斷地衍生。內在心理因素主要是發音與聽辨上的需求；語言本身要求的系統性對稱也是演變的可能起源。然而，演變的形成常常不是單一因素所引起；可能是一個外在的社會語言因素誘發了內在心理語言因素的潛在缺口。

所以，雖然說語音演變不一定非得經歷語言接觸，但語言接觸過程常常會加速或觸發較多的語音演變；這些演變方向可能朝向其中一個相關語言，但通常都導向一個較無標 (unmarked) 的音韻結構。如以現今台灣政壇上很多國語化台語為例，/無法度/（沒法子）一詞由原來的 [bo₁₁ huat₁ to³³] → [mo₁₁ hua₅₃ to³³]；因為在國語的音韻系統中，沒有濁塞音，韻尾位置可以出現的輔音僅止於鼻音。這裡，學習者採取的策略就是把閩南語中特有而國語不具備的音韻結構加以調

節、簡化。從程（1998）以及吳語現況，可以知道韻尾丟失在南方是早就存在的。因此我們接受張（1993）的推論，鼻音韻尾的消失是受到語言接觸的影響；當閩語成型過程中，當地土著或部分移民在接納並融入整個閩語大環境時，由於自身音韻系統限制，或因為不同方言在音值聽辨上的差異，因而促使韻尾簡化甚或消失。

從張（1993）以及一般語言演變趨勢上，我們知道鼻音韻尾丟失是語言接觸下的可能產物，所以很可能發生在閩語初入閩境之時。那麼去鼻化呢？是不是一般語言接觸下可能發生的？就我們所知的各個語言音韻系統中，沒有任何一個語言是不容許鼻音聲母的？反倒是不容許濁阻塞音的多些。所以在語言接觸的音韻調節過程中，沒理由會調整鼻音聲母的發音造成去鼻化現象。那麼，有沒有可能這項演變是更早之前就有的呢？既然觀諸漢語方言都沒有其他的例證存在，而且閩東、閩北方言都保留了鼻音讀法，所以應該不會是未進入閩境前就產生的變化。

因此，就閩南方言歷史與漢語方言語料整個來看，我們認為最可能觸發聲母去鼻化的動機為鼻音韻尾丟失所導致的鼻元音與口元音對比；因為藉此可以將鼻音與口音的對比進一步由元音延伸擴展到聲母部分，這樣無論就發音或是聽辨都更有利。當然我們也會問：同樣丟失鼻音韻尾形成鼻化韻的吳、湘方言為什麼沒有去鼻化？這是基於整個方言音韻系統性的制衡作用，由於吳、湘方言保留古全濁音讀法，如果古鼻音去鼻化則會與古全濁音合流，喪失原來的系統區別，雖然利於發音卻不利於聽辨。所以即使鼻元音和口元音的對比可以是聲母去鼻化的觸發動機，但必須要整個音韻體系有一個空缺可以容許或促成這樣的更動。

前面提到南方方言，吳語等，在東晉時代就有韻尾簡化的音變紀錄，接下來我們看看輔音韻尾在閩方言所發生的演變；就閩東與閩南的現況來看，鼻音韻尾變化過程有別，但相較於中古音系，兩者都歷經了韻尾簡化的過程。下表我們比較閩東、莆仙、及閩南等地的古陽聲韻，語料引自《福建省志·方言志》：

表(5) 閩東、莆仙、閩南古陽聲韻今讀

	福州	莆田	仙游	泉州	漳州
飯	puɔŋ	pue	pũi	pŋ	pũi
盤	puɑŋ	pua	puã	puã	puã
癢	suɔŋ	ɦieu	ɦiũ	tsiũ	tsiɔ̃
青	ts ^h ɑŋ	ts ^h a	ts ^h ã	ts ^h ĩ	ts ^h ɛ̃
籃	laŋ	laŋ/no	laŋ/nõ	lam/nã	lam/nã
鱗	liŋ	liŋ/lɛŋ	liŋ/lɛŋ	lin/lan	lin/lan

表(5)只是一個簡略的例字表，大致說明了仙游跟泉州、漳州一樣都存在鼻化韻，顯然歷經了相同的演變過程；而莆田的「飯、盤、癢、青」等古陽聲韻讀為口元音韻的現象，經由與仙游對照之下，可以理解為進一步的元音去鼻化。在仍保留鼻音韻尾的例字「籃、鱗」上，莆仙的行為似乎跟閩東較為一致，同樣都只有舌根鼻音韻尾讀音，所以古陽聲韻裡讀為雙唇或舌尖韻尾的例字都轉為舌根音；閩南則仍保留了雙唇與舌尖韻尾。不過由「鱗」字在莆仙兩地的 [lɛŋ] 讀音，可以推論原來跟閩南一樣都是 [lan]；我們在觀察莆田音系資料時，發現原來在閩南讀為 [an] 韻的在莆仙都轉為 [ɛŋ]，而閩南的 [am, aŋ] 韻在莆仙則為 [aŋ] 韻。

總括來說，閩南語的古陽聲韻裡，有大量白讀為鼻化韻，文讀層則是保留完整鼻音韻尾；閩東方言所有的古陽聲韻今讀盡皆保留鼻音韻尾，且不論文白一律以舌根音結尾。這兩區方言在鼻音韻尾發展上的對比，顯示兩項可能事實：一、閩東、閩南都經歷了韻尾簡化過程，然而整個韻尾簡化音變的完成是在移入閩境後，所以兩區發展不一；這點在連（2000）一文中已提起。二、閩東方言古陽聲韻皆保留了鼻音韻尾，沒有鼻化韻產生，也沒有聲母去鼻化現象。

整體看來，閩南語在聲母的相關音變上，時間順序應為：濁音清化→韻尾消失→聲母去鼻化。

韻尾消失在去鼻化之前，是依據我們前面提到的語言演變趨勢推論。而去鼻化現象必得是發生於濁音清化之後，因此古濁音聲母在去鼻化發生之時都已轉為清音，*b → p, *z → s；否則我們今天會看到的應該是部分古鼻音與古全濁音合

流。在去鼻化發生時還保留濁音性的輔音，除了鼻音外，就是古來母字邊音 [l]。引發去鼻化的鼻音共諧限制作用在所有濁聲母之上，^(註3) $l\tilde{V}$ 結構受到此項要求影響，一律變成 $n\tilde{V}$ 。以表(5)的「籃」這個例子來看，可以發現莆仙也如同閩南一樣歷經鼻音韻尾丟失，鼻化韻形成，以及鼻音共諧等變化；所以即便「籃」是源自中古音的來母，在莆田、仙游都唸成了鼻音聲母。依照閩東閩南發展不一的現況，我們推論韻尾簡化的完成是閩人散居閩境各地後；而羅杰瑞 (1995) 以「定母十二字」清化後的送氣與否為整個閩語特徵下定義，說明了濁音清化應該是在閩人分居各地之前就已經大致完成，否則這些濁音在清化後的讀音不會巧合到各字送氣、不送氣在閩語各地完全一致。總之，雖然我們沒有直接語料證明，但依照相關方言語料以及閩語本身音韻現象來看，「濁音清化→韻尾消失→聲母去鼻化」的時間先後性應該是可以接受的。

三、古鼻音聲母在莆田方言的演變

莆仙方言古鼻音聲母今讀清塞音的現象，就歷史語音演變上有兩種可能，一個是直接由鼻音聲母變成清塞音，一個是與閩南方言一樣都歷經去鼻化，之後進一步的清化。證諸歷史背景及方言語料，一來莆仙地區在宋朝之前是隸屬於泉州，二來由仙游語料，部分古陽聲韻白讀為鼻化韻，顯示與閩南經歷同樣的鼻音韻尾丟失，鼻化元音的歷程，自然也同樣有著聲母去鼻化的動機；最重要的一點是莆仙方言這些源自古鼻音聲母的 [p, t, k] 都對應到閩南的 [b, l/d, g]，相對地，閩南保留鼻音讀法的例詞，在莆仙也都是鼻音聲母。所以，我們支持後一種演變模式，如：莆田方言「尾」字聲母的歷史變化應是 $m \rightarrow b \rightarrow p$ 。

3. 此處為行文之便，將鼻音共諧設定為濁聲母與元音的互動，這樣似乎也預設了鼻音性與濁音性有所關聯；但我們並無此預設。閩南語的鼻音共諧現象事實上是所有聲母與元音的互動，清音聲母之所以無此現象是因為無清鼻音 (No Voiceless Nasal) 與清濁信實 (IDENT-voicing) 的位階高於鼻音共諧。

表(6) 閩東、莆仙、閩南聲母對照表

	福州	莆田	仙遊	泉州	漳州
尾	muoi	pi/pui	pi/pui	bi/bɿ	bue
米	mi	pi	pi	bi	bi
味	ɛi/mɛi	pi	pi	bi	bi
籃	laŋ	laŋ/no	laŋ/nõ	lam/nã	lam/nã
南	naŋ	laŋ	laŋ	lam	lam
牛	ŋieu/ŋu	kiu/ku	kiu/ku	giu/gu	giu/gu
魚	ŋy	ky/hy	ky/hy	huu	hi
瓦	ŋua/ŋua	ua/hya	ua/hya	ua/hia	gua/hia
額	ŋie?	kɛ?/hia?	kɛ?/hia?	gik/gia?/hia?	gik/gia?/hia?
日	ni?	tsi?/li?	tsi?/li?	lit	dzit
耳	ŋi/ŋɛi	tsi/hi	tsi/hi	lĩ/hi	dzĩ/hi

表(6)列出莆仙、閩東、閩南等三區方言在古鼻音聲母的部分語料：從這些方言例詞可以概括看出閩東、閩南以及莆仙三區古鼻音聲母的不同分布狀況，而在異同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對應性，如果純粹描述的話，這三者間古鼻音聲母今讀變化如下表：

表(7) 閩方言古鼻音聲母在今方言類比

	閩東	莆田	閩南
明	m-	m-/p-	m-/b-
微	ø-文/m-	m-/p-	m-/b-
泥	n-	n-/l-/t-	n-/l-
娘	n-	n-/l-/t-	n-/l-
日	ø-文/n-	n-/ts-/t-	n-/l-~dz-
疑	ŋ-	ŋ-/k-	ŋ-/g-

表(7)裡頭莆田方言的 [p-, t-, k-] 大致對應著閩南的 [b-, d-/l, g] 聲母與閩東的 [m, n, ŋ]。但為什麼會如此？這三者間為什麼有這些差別存在？這些差別的規律性何在？採用過去規則分析的方式，我們可以說閩南方言歷經了 $m \rightarrow b$ 的規則演變，而莆田方言則可能發生過 $m \rightarrow p$ ，或 $m \rightarrow b \rightarrow p$ 等音變規則。可是這些規則分析依然不會告訴我們為什麼它們要如此變化。所以我們在本文將採用優選理論的分析模式來討論這三區方言古鼻音聲母的演變，一來這種表達方式較可以體現語言演變過程中兩股不同的拉力：信實限制要求所有語音維持「不變」，而音韻限制則要求所有語音都「變」得易聽易發。^(註 4)二來，語言中的限制是有限的，同一個限制常可以解釋過去許多不同的音變規則。

以優選理論的觀點，這些方言差異是主要源自於鼻音共諧、鼻音信實、無濁阻塞音等三項限制的不同位階排列。三項限制的定義如下：

- 鼻音共諧 (Nasal Agr)：濁聲母必須與其元音在鼻音性共諧
- 鼻音信實 (Faith-N-IO)：表層結構的鼻音性必須與底層結構相同。
- 無濁阻塞音 (*Vd-Obs)：不容許濁阻塞音存在

表(8) 福州方言鼻音聲母

米 /mi/	鼻音信實	無濁阻塞音	鼻音共諧
8a  mi			*
8b bi	*!	*	
8c pi	*!		

這三項限制在閩東方言的位階順序為：鼻音信實；無濁阻塞音 >> 鼻音共諧。因為閩東方言完整地保留古鼻音聲母，同時音韻體系中也不存在濁阻塞音，可見前兩者都處於最高位階，所以語言中全無例外。

4. 音韻限制 (Phonological constraints) 與信實限制 (Faithfulness constraints) 是優選理論中的兩大限制家族，前者針對表層結構的音韻組合而限制；早期都是以標顯限制 (Markedness constraints) 稱呼，由於這類限制要求的是表層音韻結構的和諧性，因此也有人稱之為音韻限制。某位審稿人提醒我應該把這裡提到的音韻限制改為標顯限制或標顯制約，我們覺得音韻限制在中文來講比較能夠望文生義，所以採此稱呼。信實限制則是要求底層與表層結構間的確實對應關係，主要是處理詞彙跟表層音韻間的信實對應性。

在閩南方言，這三項限制順序爲：鼻音共諧 >> 鼻音信實；無濁阻塞音。閩南的鼻音信實又細分成兩個部分：元音性鼻音信實 >> 鼻音信實，所以 $l\tilde{V} \rightarrow n\tilde{V}$ ，而 $nV \rightarrow lV$ 。會有這樣的區分是因為閩南方言在鼻化韻形成之時便同時存在了元音性鼻音與輔音性鼻音，而不管就音長或音強來說，前者都比後者顯著，所以在信實限制上處於較高位階亦是合理的。另外在處理閩南語料時，我們可以看到另一項限制，清濁信實，也在此發生作用；這項限制當然也存在於閩東，不過不像在閩南一樣扮演了決定性角色；閩東方言藉由鼻音信實就可以排除相關選項。由表(9)可以看出閩南方言中，清濁信實的位階高於無濁阻塞音，與其他限制的相關位階不明顯，可能高於鼻音信實或其他限制。而高位階的元音性鼻音信實排除了選項 (9d, 9g)。

● 元音性鼻音信實 (Faith-Vocalic N-IO)：表層結構的元音性鼻音必須與底層結構相同。

● 清濁信實 (Faith-Voice)：表層結構的清濁必須與底層結構相同。

表(9) 閩南方言古鼻音聲母

米 /mi/	元音性鼻音信實	鼻音共諧	鼻音信實	清濁信實	無濁阻塞音
9a mi		*!			
9b  bi			*		*
9c pi			*	*!	
9d mĩ	*!		*		
籃 /lã/	元音性鼻音信實	鼻音共諧	鼻音信實	清濁信實	無濁阻塞音
9e lã		*!			
9f  nã			*		
9g la	*!		*		

莆仙地區原本與閩南方言區有著相同的位階順序，所以一部分的鼻音聲母因為鼻音共諧的要求，去鼻化成了口音聲母；所以我們在此列出的「米」輸入值 (input)

爲/bi/。(註⁵)而後，在持續受到閩東方言影響下，改採用閩東的位階順序，進一步清化。所以下表的莆仙鼻音聲母變化，與閩東方言的位階順序相同；這邊關鍵性位階順序是，清濁信實低於無濁阻塞音，所以/bi/變成了[pi]。

表(10) 莆仙方言古鼻音聲母

米 /bi/	鼻音信實	無濁阻塞音	清濁信實	鼻音共諧
10a mi	*!			*
10b bi		*!		
10c pi			*	
籃 /nã/	鼻音信實	無濁阻塞音	清濁信實	鼻音共諧
10d lâ	*!			*
10e nã				
10f la	*!			

清濁信實同時也低於鼻音信實，否則「米」便會讀爲[mi]。這裡的輸出值爲現今仙游方言，莆田方言接受了閩東另一項高位階的限制：無鼻化元音，就整個位階來看，至少高於鼻音信實。目前就已知了的莆田城關方言語料裡，沒有鼻化韻，因此「籃」在方言志記音爲[nɒ]；不過事實上依照我們的方言調查資料，莆田城關的清聲母字固然不帶鼻化韻，但鼻音聲母「籃」在莆田讀音中，元音仍是帶著些鼻音成分[nɔ̃]，只是不再具有音位上的區別性。

如果莆田、仙游方言的特殊音韻現象是因爲由閩南語的位階順序，轉爲閩東方言的，那麼是如何轉變呢？肯定不是全盤性的，就如我們所看到的仙游與莆田的差異，前者仍保留鼻元音與口元音的區別，後者則否。以莆仙方言區的差異表

5. 輸入值的設定是依據詞彙優化論 (Lexicon Optimization by Prince and Smolensky (1993:192) 轉引自優選理論 (Optimality Theory, Rene 1999))：如果沒有其他證據顯示某個輸入值優於其他時，最接近詞彙表層形式或輸出值 (output) 者，即爲輸入值。我們選擇/mi/爲「米」在閩東、閩南的輸入值是基於歷史演變的觀點，採取韻書記載的古鼻音聲母形式。莆田的輸入值則是採用閩南方言的輸出值，假設莆仙當時經歷了與閩南同樣的音韻變化，則方言使用者接觸到的輸出值就是[bi]；對於一個從來不曾接觸到「米」讀如/mi/的方言使用人，/bi/自然就成了最佳輸入值。

現看來，最早轉換的是無濁阻塞音與清濁信實這兩組限制的位階；因為這是整個莆仙方言普遍的現象。也就是整個轉變是由音韻限制—無濁阻塞音—率先作用，而後引發其他的連鎖反應。至於鼻音信實是否一開始就佔據高階位置？是否比鼻音共諧高階？我們還需要進一步的驗證。表(10)基本上依照閩東方言的音韻位階，雖然在這一部分可以導出正確的結果，但是不是就是現今方言裡正確的位階順序呢？

仔細比較其他例子，莆仙方言事實上尚未如此全盤閩東化。這裡我們看一下聲母類化音變的例子，這是閩東方言普遍的語言特徵，目前也存在於莆仙方言區中。以「新厝」一詞為例，輸入值是以目前莆田仙游方言的單字讀音為準。這部分因為非本文討論重心，所以我們暫以一個輔音叢類化律表示莆仙方言中的聲母類化音變，這限制要求前字韻尾與後字聲母的發音部位同化，而後字聲母則逆同化為前字韻尾的發音方式。

表(11) 莆仙方言聲母連讀音變

新厝	/ɿŋ ts ^h ɔu/	輔音叢類化律	鼻音共諧	無濁阻塞音	鼻音信實	清濁信實
11a	ɿŋ nɔũ				**	*
11b	ɿŋ nɔu		*!		*	
11c	ɿŋ ts ^h ɔu	*!				

「厝」在「新厝」一詞中必須與前字韻尾發音方式同化，轉變為鼻音聲母；而這種非底層的鼻音性為了符合鼻音共諧的要求，還得繼續延伸到後字元音部分。由此可見鼻音共諧在兩個方言中都仍高於鼻音信實的位置。由表(10)與(11)的對照說明，雖然二者的位階都可以導出古鼻音聲母在莆田方言的今讀，但表(11)的位階解釋面較廣，可以一併說明因聲母類化音變衍生而來的鼻音共諧現象。所以莆仙方言在這部分的位階限制為：輔音叢類化律；鼻音共諧；無濁阻塞音 >> 鼻音信實 >> 清濁信實。

如果變化就這麼簡潔完整的話，那麼莆仙方言在古次濁聲母的變化上應該與閩南地區呈現一個完整對應關係，鼻音對鼻音，清阻塞音對應濁阻塞音。但我們也看到一些閩南唸成濁阻塞音聲母的詞在莆仙保留鼻音，請參照表(12)：

表(12) 古鼻音聲母陽聲韻三區對照表

	福州	莆田	廈門
碾山開三泥	nien/tien	len	lien/lun
娘宕開三泥	nuon/noun	nieu	lion/niũ
量宕開三來	luon	nieu	lion/niũ
南咸開一泥	nan	lan/nan	lam
人臻開三日	in/nøyn	tsin	lin/lan
閩臻合三日	noun	nøn	lun
滿山合一明	muon	muon/mua	buan/mũã
閩臻開三明	min	man	ban
膿通合三泥	nuon/nøyn	nan	lon/lan
顏山開二疑	nan	nan	gan

這是否表示莆田話不見得與閩南方言共同經歷鼻音共諧的變化？表(12)的「碾、娘、量、南」的例字證明莆田與閩南方言確是共同歷經了鼻音共諧現象，所以在閩南語的白話層如來母字的「量」[niu]在莆田也同樣讀為鼻音聲母。「滿、閩、顏」等例子顯示另一個變化，在《福建省志》一書中，莆田同音字表裡的語料顯示「明、疑」兩母在如今鼻音結尾的音節都是念為鼻聲母。一個可能的假設是，鼻音共諧現象只出現在開音節詞，所以帶鼻音尾的「明、疑」兩母依舊保持鼻音唸法。然而，泥母表現的行為是：鼻音尾詞的聲母變化處於搖擺之間，部分讀為/n/，如「膿、南」，部分讀為/l/，如「碾、籃」二字，「南」字甚至同時有著兩個聲母讀法。日母字「人」說明鼻音尾詞的確有著去鼻化、並進一步清化的現象。

在處理閩南語及莆仙方言語料的最大問題是，兩者都有著豐富的文白異讀，而一個語音變化常常無法遍及整個文白層次；且不是單純的白讀層進行音變，文讀層不變。此處我們只能從大處著眼，小處則有待未來進行細部分析。在古鼻音聲母陽聲韻中，除了部分日母字，如「人」等，都沒有清聲母讀法；如「米」讀

爲 [pi]，「面」卻只會讀成 [miŋ]，找不到 [*piŋ] 的讀音。

整個來說，開音節的詞，白讀層的部分，在古次濁聲母的變化與閩南方言呈現一致的對應關係；而鼻音結尾的詞語則否。似乎，鼻音韻尾在此扮演了一個決定因素。在此我們假設莆仙古鼻音聲母，在與閩南共同走過鼻音共諧之後，出現在口元音之前的古鼻音聲母盡皆去鼻化；因爲鼻音共諧之後的輸出品，不論就發音聽辨上都是有利而無害。而後，面對來自閩東的無濁阻塞音要求，這時候有兩個可能演變方向，一個是如同閩東方言一樣，轉回鼻音讀法，一個是清化。清化則與清阻塞音合流，就聽辨上顯然會因爲新添的同音詞，增加辨識難度，而且這個變化導出來詞語是閩東、閩南都不存在的讀法；古鼻音聲母目前不管在閩東閩南都保持濁音性質。就我們所收集到的語料，白讀層開音節詞的聲母，只要原本不是鼻化韻的，盡皆化爲清聲母；而帶著鼻音尾的詞語似乎藉著這個韻尾提供的某種輔助，逃過與原來清音聲母合流的命運。

就語言演變來說，濁阻塞音清化是一種自然趨勢，因爲就語音特徵上是去除了一個有標（marked）的特徵：[+濁音]；就發音上是簡易化了。但由阻塞音轉爲鼻音，一般需要相當的語境，如：/mb/→[mm]，這種/mb/→[mm]的現象，通常分析爲/m/的鼻音特徵傳遞（spread）給其後的/b/。我們認爲莆仙方言的情形亦是如此，以「米」這樣的例字來看，/*bi/沒有相關語境可以提供鼻音特徵，只好轉爲 [pi]；「面」則可能藉由其後的鼻音傳遞，將 /*biŋ/轉爲 [miŋ]。

審稿人提問到有沒有可能古鼻音聲母的鼻音韻尾詞根本沒有經歷去鼻化，而是跟閩東一樣從頭到尾就保持著鼻音讀法？我們也這麼考慮過，如果沒有「碾、籃、人」這樣的例子，當然可以假設鼻音韻尾詞沒有歷經去鼻化歷程；但既然還是有著不少去鼻化的例子擺在那兒，只能設法找出造成這類區分的緣由。我們找出兩種可能推論。

推論一，這些帶鼻音尾的古鼻音聲母，藉著鼻音韻尾的[鼻音、響音]特徵，調整回語言中可以接受的鼻音或邊音。這種推論有個弱點，一般我們看到鼻音傳遞都是發生在鄰近音段，聲母與鼻音韻尾並非緊鄰，中間仍有一個元音存在。推論二，這種區別是音韻系統性制衡的結果。一如我們在現今閩南方言看到的，鼻音聲母有其分布限制，不會出現在閉音節裡。所以當莆田濁阻塞音在面臨清化或回復鼻音讀法的抉擇時，因爲系統有這麼一個空缺存在，所以/*biŋ/率先變成了

/miŋ/；而/*bi/則不管哪種演變都會與原有的音合流，在進一步的競爭評估下，變成了/pi/的讀音。

*bi		*biŋ	
mĩ	pi		piŋ

但若是音韻系統制衡的影響，那麼閉音節詞（VC_s）應該都有相同的演變，因此「蜜」/*biʔ/字應該會變成/*miʔ/，因為同樣有這麼一個空缺存在。但我們在方言語料中看到的是 [piʔ] 的讀音。事實上莆田方言古鼻音聲母中以喉塞音結尾的詞，今讀大部分都是清聲母；我們只看到「脈、目」兩字有鼻音聲母讀法，而這兩字同時也另外有著清聲母讀音存在，只是出現語境不同，如「目珠」[mœʔ₅ tsiu₅₃₃]（註⁶）與「目測」[pɒʔ₅ tsʰeʔ₂]。所以音韻系統制衡應該不是造成鼻音韻尾詞與開音節詞在古鼻音聲母演變有別的主因。

再回到推論一，雖然鄰近性是音韻特徵傳遞的一個條件，但卻不是絕對。特別是元音與輔音之間常會有跨越彼此進行音韻特徵傳遞的現象，如非洲語言中常見的元音共諧（vowel harmony）。因此也有不少人主張元音與輔音的音韻特徵傳遞是在不同的平面進行。不過進行推論一的分析之前，得重新探討本文關於鼻音信實的定義。優選理論中，信實限制分成兩大部分，一個是主管音段（segment）部分的 MAX（底層音段必須在表層有所對應，不得刪減）與 DEP（表層音段必須在底層有所對應，不得加插）；另一個則是主管音韻特徵（feature）部分的 IDENT(F)（底層與表層所具有的音韻特徵，必須在相對的音段上互相對應）。

鼻音是個音韻特徵，一般說來是以 IDENT(F)^{（註⁷）}來評量其違反程度，可是考慮到自主音段理論（auto-segmental phonology）提出之時，鼻音的自主性就

6. 「目、脈」以及日母字鼻音韻尾韻的清阻塞音讀法都出現在文讀層，白讀層為鼻音聲母，這也是一項有趣的問題。這種文白的差別一來說明詞頻的可能影響，二來泉州日母字與泥來母字合流的現象可能也是個中的影響因素。

7. 審稿人之一認為這裡對 IDENT (F) 的定義有問題，應該是 IDENT：底層與表層的音段必須完全一致，不得改變形式或位置。我們這裡主要是跟著 McCarthy and Prince (1995) 對 IDENT 與 MAX, DEP 所提出的定義；前者主管特徵值，後兩者主管音段。後續的研究裡很多提到一些特徵值應該也歸屬 MAX 掌管，在 Zhang (2000) 可以看到相關討論；McCarthy (2002) 裡頭，IDENT(F) 依舊只管特徵值，沒有主管音段部分的，倒是 MAX 已經跨到特徵值部分。所以這裡還是讓 IDENT(F) 只處理特徵值的部分。

是一個主要議題，它可以不隨音段消失而消失，不侷限於特定音段上，所以不見得適用 IDENT(F)。下面我們進一步說明 IDENT(F)這類以相對應的音段來衡量鼻音信實與否的限制，並不能確實反映我們看到的語言事實。

以閩南語古陽聲韻變化為例，在韻尾音段消失時，鼻音會保留在其元音上，如果鼻音信實以 IDENT(F)觀念衡量，則會錯誤地擇取出(13a)為最佳選項 (optimal candidate)，因為(13a)鼻音韻尾不存在，沒有可供衡量的音段，也就沒有任何違反；而(13c)因為底層元音沒有鼻音成分，但表層卻出現了，所以違反鼻音信實。這結果顯然跟語言現象不符。

表(13)

散	/*suan/	無韻尾	鼻音信實 IDENT
13a	☞ sua		
13b	suan	*!	
13c	☞ suã		*!

如果我們將鼻音信實以 MAX 跟 DEP 的方式衡量，則可以順利導出下表(14c)為最佳選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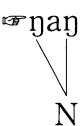
表(14)

散	/*suan/	無韻尾	鼻音信實 MAX	鼻音信實 DEP
14a	sua		*!	
14b	suan	*!		
14c	☞ suã			

從(13)與(14)的對比上可以知道鼻音信實應該以 MAX 跟 DEP 的方式衡量才能反映我們所看到的語言事實。

接著我們來討論帶有鼻音韻尾的莆仙古鼻音聲母字的變化，下表以「疑」母字分析。莆仙方言中，「明疑」兩母的變化一致，只要是帶有鼻音韻尾的詞，古鼻音聲母一律體現為鼻音讀法。表(15)說明了它們在有無鼻音韻尾的聲母不同表現。

表(15)

顏	/gan/	韻尾限制	無濁阻塞音	鼻音信實 MAX	鼻音信實 DEP	清濁信實
15a						
15b	gaŋ		*!			
15c	kaŋ					*!
米	bi	韻尾限制	無濁阻塞音	鼻音信實 MAX	鼻音信實 DEP	清濁信實
15d	 pi					*
15e	bi		*!			
15f	mi				*!	

因為鼻音信實的要求，所以一個單詞只要底層沒有鼻音成分存在的，表層也不會有，就像「米」。而「顏」字因為獲得由鼻音韻尾傳遞而來的鼻音成分，所以順利轉為鼻音讀法。表(15)另外提出一個相關的韻尾限制：韻尾輔音無發音部位特徵值。

在莆田方言韻尾輔音位置，與福州話一樣只容許舌根鼻音及喉塞音出現；其他部位輔音如/m, n, p, t, k/只有在連讀時與後面音節的聲母發音部位同化時才會出現，如「目測」語音性記音為 [pɒt tsʰe]。表(15)說明的是「明、疑」兩母的變化，泥母字與娘母字則因為具有另一個/l/讀音的選擇，所以有些不同的異動，常會在 /l~n/ 之間徘徊。

日母字的行為，可能是受到發音部位特徵值的影響。漳州音裡，日母字讀為 [dz-]，是一個濁塞擦音，泉州音今讀已與來母合流。就「人」字來看，顯然莆仙當時日母字的讀音與漳州音接近，所以在清化為 [tsiŋ]，包括「熱、耳、如、仁、忍」等都是相同變化；這樣的現象應該是基於發音部位信實高於清濁信實的結果。

不過我們也可以看到「日」讀如 [tiʔ]，「閏」讀為 [nɔŋ] 等現象；前者是發音部位上的些微調整，不過仍保留塞音特性。日母的抉擇標準為何？有兩種可能

假設：一、也許跟元音有關，在語料收集初期，我們注意到清化為塞擦音的例字元音都是 [i]，這使得聲母音值容易顎化為舌面塞擦音，也因此跟 /n/ 或 /l/ 的發音部位差異較大，最後只能轉為清塞擦音。而「閩」字在閩東、閩南方言都是後高元音，音值未經歷顎化演變，發音部位較接近 /n/，所以與「明、疑」兩母的變化類似。這個假設在我們收集到更多語料時產生動搖，因為「潤」字在莆田讀音為 [tsøŋ]，「閩、潤」二字音韻地位相同，我們在莆田城關收集到的讀音都是 [nøŋ, tsøŋ]，而仙游為 [nuŋ, tsuŋ]。

第二個假設是這兩類讀音可能來自不同方言或時間層次的影響，閩東方言「日」母為 /n/，閩南為 /dz/，早期隸屬閩南方言一支的莆田話，大部分日母為接近 /dz/ 的 /ts/ 讀音，不過仍有部份為 /n/。這個說法的麻煩之處在於韻母部分不一定吻合，沒有明顯證據顯示「閩」的讀音來自閩東。特別是就三區方言的對比，福州 [nouŋ]、莆田 [nøŋ]、廈門 [lun]；福州跟莆田的韻母並不一致，反倒是廈門的舌尖鼻音韻尾或可解釋莆田的元音前化。

就目前整個收集到的語料來看，這兩種聲母讀法極可能是不同時代層次的讀音，在《福建省志·方言志》上的莆仙方言同音字表，我們看到「潤」有文白二讀 [tsøŋ、nøŋ]，「染」二讀為 [tsiaŋ, niŋ]；所以「日」母不同讀音，是源自不同時間層次的競爭並存。依照省志區分，/ts/ 聲母是後期的文讀音，這個層次的讀音應該經歷了 *nz → dz → ts 的變化。就日母字在北方官話以及其他漢語方言的表現，它應該在進入閩語的時候本來就具有塞擦音特質，如我們在漳州方言所見；只是泉州方言將其進一步調節成跟來母同樣的發音，而閩東將其調整為泥母字的發音。整個看來，莆仙白讀部分的日母，似乎還跟泉州同步變化，文讀則已經獨立於泉州之外了。所以我們可以說莆仙日母的文讀層次是爲了保留發音部位特徵，所以最終採取了清化成舌尖塞擦音的策略。

四、餘論

4.1 古陰聲韻

開音節詞的古鼻音聲母演變一直是閩南語音韻的難解問題，李王癸（1992）

討論去鼻化與否的分化條件，認為文白讀不是保留鼻音與否的條件，聲母的發音部位也不是演變的條件，只有韻尾看起來像是影響去鼻化的條件。總括而言，如果該詞是以輔音結尾，則去鼻化，若是源自古陽聲韻的鼻化韻，則保留鼻音。

1. $*N \rightarrow [-\text{nasal}] / ______ VC_s$

2. $*N \rightarrow [+ \text{nasal}] / ______ \tilde{V}_s$

3. $*N \rightarrow ? / ______ V_s$

至於古陰聲韻（開音節）部分就很難確實釐清，大部分古鼻音聲母都會去鼻化；但不管在文讀音或是白讀音都還是有些鼻音讀法的例子在。什麼條件下古陰聲韻才會保留鼻音讀法呢？我們無法肯定地提供一個確切答案，這裡只是先提出一些可能的想法。

程俊源（1998）以詞彙擴散論的觀點，主張因為去鼻化與鼻化兩個相矛盾的音變規律同時存在於閩南方言中，相互競爭下造成演變中斷，致使去鼻化規律在詞彙層面擴散不完全，所以還有鼻音殘留。這樣的說法是對或錯，我們無由評斷，只是覺得這樣保有的灰色空間太大。李（1992）所引的古陰聲韻聲母讀為鼻音的例子，包含「冒 mǎo、誤 ěr、妹 muāi、麻 muā、罵 mǎ」等。要怎麼解釋為何這些詞是以鼻音讀法存在，而更多的其他詞語卻是去鼻化成濁阻塞音？以優選論的角度思考這樣的語音演變，我們得先切割出幾個不同的時間點。

首先，在文讀尚未進入閩南方言時，白讀層因為鼻音韻尾丟失，形成鼻化韻而引發去鼻化演變，這時的各個限制的順序就如同我們前面所提到的閩南方言的音韻位階一樣。因為元音性鼻音信實；鼻音共諧 >> 鼻音信實，所以鼻音聲母只要出現在口元音之前都會去鼻化。然而這過程中還有其他干擾因素在，其中一個可能是為了避免同音異義字，使詞與詞間同時在形與義都有所區別；「麻、罵」的讀音如果去鼻化則會跟「磨 bua、賣 be」一樣。

當鼻音共諧效應的全面發揮之後，元音性鼻音跟輔音性鼻音的界限又模糊了，因為它們是並存共生的；因此使用者可能再次把元音性鼻音信實融入整個鼻音信實位階中。所以我們就會看到下面這樣的限制位階。

● 鼻音共諧 >> (元音性鼻音信實；) 鼻音信實 >> 清濁信實 >> 無濁阻塞音

在後期文讀音進入的時候，鼻音聲母與口元音的音節組合 mV_s ，可以調整成 bV_s 或 $m\hat{V}_s$ 來符合這樣的限制位階。以聽辨感知來說，元音在音節中所佔的長度優勢使得去鼻化成為此一情況下的主要變化趨勢。但有時候會受到詞組成份的影響，如「感冒」一詞，讀音固定是 $[kamm\delta]$ ，因為受到前面音節鼻音韻尾影響；而「冒犯」一詞則可能讀為 $[bohuan]$ 或 $[m\delta huan]$ 。而且文讀音是以文教傳播的方式進入，教學傳承的過程間，也會有「正音」效應；很可能在特別強調聲母為鼻音的情況下，保留了鼻音讀法。因此書面用語的詞彙可能傾向保留鼻音，如「錯誤」 $[ts^h\alpha\eta\delta]$ 與「誤會」 $[gohue]$ 兩個詞語的讀音區別，前者罕見於口語中。

至於「妹」的讀音，漳州音讀為 $[m\tilde{e}]$ ，泉州音則是 $[b\chi]$ ；不過後者在許多方言中侷限於背稱或他稱用法，比如跟他人介紹自家姊妹，會說「小妹」 $[sio_{35} b\chi^{33}]$ 、「姊妹」 $[tsi_{35} b\chi^{33}]$ ，面稱時則是 $[m\tilde{e}^{24}]$ 的讀音。一方面這是各個次方言在抉擇上的分歧，二方面也可能是親屬詞的某種特性。

這些關於閩南古陰聲韻鼻音聲母演變的想法還有待進一步的釐清驗證，基本上我們認為白讀音是採取全面去鼻化，保留鼻音讀法的是受到其他因素影響，如避免同音異義詞等。莆田仙游方言裡，古陰聲韻較閩南方言保留了更多的鼻音讀法。就它的音韻位階演變來看是合理的現象，因為在後期文讀音進入莆仙方言時，鼻音聲母與口元音的音節組合，如 mV_s ，因為無濁阻塞音的高位階效應，只能調整成 $m\hat{V}_s$ 。

4.2 莆仙方言的歸屬

某位匿名審稿者提出莆仙方言的歸屬問題應該就語言證據上進一步探討：究竟莆仙方言是一個閩南化的閩東次方言，或是一個閩東化的閩南次方言？我們在第一節的部分主要是以歷史行政關係論定莆仙方言原來是屬於閩南的一個次方言；後來脫離閩南行政體系後，受到越來越多的閩東體系同化，形成了一個不東不南的混合方言。至於其到底是閩南方言或閩東方言？在漢語方言分區規劃上，它是閩語裡與閩東、閩南地位相當的一個次方言。

而前面幾小節的討論裡，基本上我們僅是把莆仙方言視為一個先受到閩南音韻體系影響，後受到閩東音韻體系影響的閩語次方言。在某一段時期，也許它是屬於閩南次方言的一個分支；但就目前而言，我們傾向把它視為獨立的次方言。

(註8)筆者母語是屬於泉州同安腔的金門話，不管在台灣、泉州、漳州各地，以閩南語跟當地人溝通都沒問題。但在莆田仙游採訪語料時，只能用普通話相互溝通；有一回在莆田採集語料，剛好碰到他們的莆田話說故事比賽，專心聽了好一陣子，實在是聽不懂。在廈門大學時，問過來自莆仙的學生，對廈門話能否理解？一般是知道語境的話能猜個幾成，否則就沒法子了。也問過他們對福州話能聽得懂一些嗎？一般還是說沒法子。

就詞彙上，黃金洪（2002）在其碩士論文中比較了1255條生活詞彙在廈門、福州、跟仙游之間的異同。比較的結果認為：三區方言共同詞語有384條，與兩方部分語素相同的詞語為190條；而單與福州同者為82條，單與廈門同者為258條，與廈門、福州皆異的詞語有512條。結論為：莆仙方言是一種親於閩南，疏於閩東方言的具有自己特點的閩語次方言。雖然黃的分析沒有區分核心、基本詞語與一般詞彙的階層性；且在語料詞源的認定上、以及對照詞彙的選擇上，有時不是很確實。但大致的數字關係走勢應該是一致的。

就音韻行為上，我們看到一方面莆仙方言語料顯示與閩南方言共同歷經了白話層就開始的一些音韻演變歷程。如古陽聲韻的韻尾丟失、與鼻化韻的形成，以及古鼻音聲母的去鼻化現象。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莆仙方言現今的音韻限制跟閩東相當類似。所以我們認為莆仙方言的現況主要是先後受到閩南、與閩東的影響所致。

審稿者亦建議：就古鼻音聲母在-VN與-V韻上的不同表現行為來看，有沒有可能莆仙的-VC韻受到閩東影響，而-V韻受到閩南影響？由於在韻尾限制上，目前莆仙方言採用的是跟閩東一樣的音韻位階，只容許舌根鼻音韻尾跟喉塞音出現在韻尾位置，因此-VC韻的表面形式自然跟閩東相當接近。不過如果深入看到個別元音的相互比較，可以發現到即使是-VC韻，仍有許多跟閩南方言較為一致的元音形式在。下表我們看到「長、園、遠」在莆田方言讀為撮口韻，福州

8. 這裡有一個基本問題是：莆仙方言是否曾經是一個純粹的閩南方言？閩南方言，或者說閩語，並不是經由一個一模一樣的原始閩語、原始閩南語而分支發展出來的。我們可以說初期閩語的使用者共有一個大致相同，屬於那個時代地域的音韻體系、詞彙等，但並不會完全一樣。而且在閩境內部同樣有其他原住民的影響不斷加入各區的閩方言中。所以我們可以說莆仙跟泉州早期的差別較小，可能可以視為同屬於閩南次方言。而現今它們之間的差別擴大成同屬於閩語次方言。

爲合口韻；就閩東方言來看的話無法說明爲什麼要讀爲撮口，但就閩南則可以說明是因爲 $[-i\text{ɔŋ}]$ 經過元音共諧作用轉成了 $[-y\text{ɔŋ}]$ 、 $[-\text{øŋ}]$ 等，而 $[-uan]$ 則是爲了保留韻尾發音部位之別而讀爲 $[-\text{øŋ}]$ 。這些我們將另文探討，此處暫不細論。「蟲、紅、通」等字我們也看到跟閩南語都同樣有白讀層的 $[-aŋ]$ 讀音在。

表(16) 閩東、莆仙、閩南韻母對照表

	福州	莆田	仙游	泉州	漳州
長	tuŋ/touŋ	tyŋ/tuŋ	tøn/tŋ	tiŋ/tŋ	tiaŋ/tŋ
園	huŋ	øŋ/hue	øn/hũi	uan/hŋ	uan/hũi
遠	uŋ/huŋ	øŋ/hue	øn/hũi	uan/hŋ	uan/hũi
船	suŋ	lŋ/løŋ	luon	suan/tsun	suan/tsun
蟲	t ^h yŋ/t ^h øŋ	t ^h øŋ/t ^h aŋ	t ^h øn/t ^h aŋ	t ^h iŋ/t ^h aŋ	t ^h iŋ/t ^h aŋ
紅	huŋ/øŋ	hoŋ/aŋ	hoŋ/aŋ	hŋ/aŋ	hŋ/aŋ
通	t ^h uŋ/t ^h øŋ	t ^h øŋ/t ^h aŋ	t ^h øŋ/t ^h aŋ	t ^h ŋ/t ^h aŋ	t ^h ŋ/t ^h aŋ
紙	tsai	tsyɔ	tsya	tsua	tsi/tsua
圪	kiaŋ	kyp	kyã	kiã	kiã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 -VN 韻彷彿跟閩東較爲接近，有部分原因是一來韻尾一樣、二來閉音節的元音，與開音節相較，得遵守較多的音韻共諧限制。所以整個看來就彷彿與福州話較爲接近，如「遠」的二讀 $[\text{øŋ}/\text{hue}]$ ，這裡 $[-\text{ue}]$ 韻可以在開音節出現，但閉音節中並不容許。

而且如我們之前所看到的，喉塞尾韻的變化與 -V 韻相同；除非我們假設喉塞尾韻不屬於 -VC 韻中，否則無法將聲母去鼻化現象與 V 與 -VC 韻的二分劃上等號。

4.3 輸入值的設定與語音演變

某位審稿人提問道：如果以一個早期的語音形式當輸入值，而後導出現在形式的輸出值，這樣的分析方式比較像是討論歷時音變；而且把現代語音輸出值的

底層形式定為一個早期形式，似乎與優選理論的假設不符。首先我們先討論：優選理論是否適合運用在語言演變的詮釋上？優選理論的首要目標是希望能一以貫之地說明世界語言的異同是基於相同的音韻限制在各個語言有著不同位階所致，這是空間上的語言差異；那麼，歷時音變又是什麼呢？古代的語言與現代語言的關係，主要是時間上的差異。如果可以說明空間上的語言異同，為何就不能說明時間上的語言差異？的確優選理論一開始都是專注於處理共時語言異同現象，但1995年後也已經擴展到歷時的應用上，McMahon (2000, *Change, Chance, and Optimality*) 即針對許多學者在優選論與語言演變的應用上作了詳盡探討。

當然處理歷時音變的問題會導致一些觀念上的混淆，得先把歷時、共時音韻以及語言接觸問題等幾個觀點個別釐清，我們就分成三部份討論，包括古鼻音的演變歷程、閩方言當代音韻體系、以及方言接觸所衍生的現象。下表我們先列出三區方言的古鼻音演變歷程，閩南的古次濁依其後的元音為口元音或鼻音而分別去鼻化或保留鼻音。

表(17) 古鼻音聲母演變歷程

閩東	莆仙	閩南
*n → n	*n → *d → t/ ____ V *n → *d → n/ ____ Vn *n → n/ ____ $\tilde{V}$	*n → d/ ____ V *n/l → n/ ____ $\tilde{V}$

表中用 [n] 來代表所有鼻音聲母，[d] 代表濁阻塞音，而 [t] 則表示清阻塞音。閩南：*n → d/ ____ V 的部分，標成/d/是為了解說明/n/去鼻化後的可能讀音是/*d/，但目前閩南方言中/*d/都讀為 [l] 聲母。

由於我們討論的三個方言都屬於閩方言，大致上可以假設原來有一個共同的源頭；而現今各方言間的差別源於後期相關語音演變途徑有別。莆仙方言的鼻音演變歷程可分為三類，一類是如同閩南的在鼻元音之前保留鼻音讀法，另外兩類都是在口元音之前去鼻化，而後再依照其後是否帶鼻音韻法而分別清化或回復鼻音讀法。閩東方言則始終都保持著鼻音讀法。

表(18)顯示的是現今閩東、閩南、莆仙三區方言的音韻位階，這其中莆田與閩東的音韻位階是一致的，跟閩南有所別。

表(18) 三區方言當代鼻音聲母相關音韻位階

閩東	鼻音信實；無濁阻塞音>>清濁信實>>鼻音共諧
閩南	元音性鼻音信實；鼻音共諧>>鼻音信實>>清濁信實>>無濁阻塞音
莆田	鼻音信實；無濁阻塞音>>清濁信實>>鼻音共諧
仙游	(輔音叢類化律；) 鼻音共諧；無濁阻塞音>>鼻音信實>>清濁信實

然而我們前面提到莆仙在歷史上某段時間是與閩南同樣位階，所以在目前莆仙方言中我們才看得到鼻音共諧與去鼻化的遺跡。而這些去鼻化的古鼻音聲母原本與閩南一樣，都讀為濁阻塞音，在採用了閩東的位階順序後，才又進一步清化或回復鼻音。仙游方言在這部分的位階與莆田不同，主要是因為它還有鼻化韻存在，所以我們在聲母類化音變的例子可以明顯看到鼻音共諧的效應。以仙游的限制位階來看，可以發現到音韻限制都處於高階，而信實限制都處於低階位置；所以這邊可以看到經由語言接觸所導出來的確實是一個較無標的音韻體系。當然，我們也會問：為什麼莆田的鼻音共諧處在如此低階？它會落在低階位置是無鼻化韻(註9)限制所造成的影響；因為沒有鼻化韻，我們就看不到鼻音共諧的作用，所以把它擺在比較低階的位置。

輸入值的設定，在我們之前的討論中都以一個較早期的語音形式為底層形式，而後藉由位階順序導出一個後期的語音。這樣的設定不表示我們主張現今語音的輸入值都是屬於一些較早期的語音形式，只是說語言曾有過這麼段演變經歷；對某段白讀層時期的使用者而言，所有輸入值/mi/都會導出輸出值 [bi]。但如今的輸入值，對絕大多數方言使用者而言，應該與輸出值無所差別，[bi] 的輸入值仍是/bi/。

9. 無鼻化韻：不允許鼻化元音在表層出現。同樣是屬於音韻限制家族的，所以鼻音共諧並不是因為信實限制的影響而往下降。

五、小結

本文以優選理論的限制觀點來解析莆仙與閩南古鼻音聲母去鼻化現象，較諸前人分析我們提出一個具說服力的動機：因為鼻化韻母的產生，古鼻音聲母爲了達到最佳區辨效果而在口元音之前去鼻化。經由三區方言的比較，顯示莆仙方言古鼻音聲母現貌是源自語言接觸過程中，音韻限制位階重排；由原先與閩南方言相同的位階，逐步轉爲接近閩東方言位階。莆仙方言古鼻音聲母去鼻化後，受到閩東方言音韻位階影響，進一步清化或回復鼻音；鼻音韻尾在此提供古鼻音聲母回復鼻音讀法的機會。

參考書目

- Aitchison, Jean. 2001, *Language Change: Progress or deca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ppel, Rene; Muysken, Pieter. 1987, *Language contact and bilingualism*, London: Edward Arnold.
- Archangeli, Diana and Langendoen, D. Terence. 1997, *Optimality Theory: An Overview*, Blackwell Publishers.
-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言室 (編), 1989, 《漢語方音字彙》, 北京: 文字改革出版社。
- 曹逢甫、劉秀雪, 2001, 〈音韻規則的轉換: 以莆仙方言為例談語言接觸〉, 第七屆閩方言研討會論文。
- 陳澤平, 1998, 《福州方言研究》,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 陳章太、李如龍, 1991, 《閩語研究》, 北京: 語文出版社。
- 程俊源, 1998, 〈台灣閩南語聲母去鼻化之詞彙擴散現象〉, 《漢語方言研究著作得獎作品論文集》, 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
- Chung, R. (鍾榮富), 1996, *The Segmental Phonology of Southern Min in Taiwan*, The Crane Publishing.
- Coetsem, Frans van, 1988, *Loan Phonology and the Two Transfer Types in Language Contact*, Foris Publications, Dordrecht.
- 洪惟仁, 1996, 〈從閩南語輔音的鼻化、去鼻化看漢語音節類型〉, 《第五屆國際暨第十四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p. 53-76。
- 黃典誠 (主編), 1998, 《福建省志·方言志》, 北京: 方志出版社。
- 黃金洪, 2002, 《仙游話和廈門話、福州話詞語比較》, 廈門大學碩士論文。
- Kager, Rene, 1999, *Optimality Theory*, Cambridge, UK.
- 李仁癸, 1992, 〈閩南語的鼻音問題〉, 《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第一輯: 漢語方言》, 1:423-235。
- 李如龍, 1997, 《福建方言》,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 , 2001, 〈仙游縣方言志〉, 《福建縣市方言志 12 種》, 福建教育出版社。
- 、萬波, 1992, 〈福建境內的兩種雙方言現象〉, 《雙語雙方言》, 香港彩虹出版社。
- 、莊初生、嚴修鴻等著, 1995, 《福建雙方言研究》, 香港: 漢學出版社。
- Lien, C. (連金發), 2000, Denasalization, Vocalic Nasalization and Related Issues in Southern Min: A Dialect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Memory of Professor Li Fang-Kuei: Essays of Linguistic Change and Chinese Dialects* (《語言變化與漢語方言: 李方桂先生紀念論文集》), 丁邦新、余藹芹編。
- 林寶卿, 1992, 〈漳州方言詞彙(-)〉, 《方言》 151-160。
- , 1992, 〈漳州方言詞彙(二)〉, 《方言》 230-240。
- , 1992, 〈漳州方言詞彙(三)〉, 《方言》 310-312。
- 林連通, 1993, 《泉州市方言志》,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Lin, Y. (林燕慧), 1989, *Autosegmental treatment of segmental process in Chinese phonology*,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Texas, Austin.
- 劉福鑄, 2001, 《莆仙方言熟語歌謠》,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 羅杰瑞著、張惠英譯 1995 《漢語概說》，北京：語文出版社。
- 馬重奇，1993，〈漳州方言同音字彙〉，《方言》199-217。
- McCarthy, John, 2002, *A Thematic Guide to Optimality The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cCarthy, John, and Alan Prince, 1993a, *Prosodic Morphology I: Constraint Interaction and Satisfaction*, MS,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nd Brandeis.
- , 1993b, Generalized Alignment, In *Year Book of Morphology 1993*, 79-154.
- , 1994, The Emergence of The Unmarked: Optimality in Prosodic Morphology., *NELS* 24:333-379.
- , 1995, Faithfulness and reduplicative identity, *Papers in optimality theory* (Beckman et al.), p. 249-384, Amherst: GLSA.
- McMahon, April, 2000, *Change, Chance, and Optimal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utz, Martin, 1994, *Language Contact and Language Conflict*,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 Amsterdam.
- Steriade, Donca, 2001, The Phonology of Perceptibility Effects: The P-map and its consequences for constraint organization, UCLA (ms).
- Wang, S. (王旭), 1993, Nasality as an autosegment in Taiwanese, Paper for ISTL-1.
- 蕭宇超，1999，〈從台語音節連併到音韻、構詞與句法的關係：老問題、新角度〉，《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第五輯》，p. 251-288，中研院。
- 楊秀芳，1982，〈閩南語文白系統的研究〉，國立台灣大學博士論文。
- ，1991，〈台灣閩南語語法稿〉，台北：大安出版社。
- 袁家驊等著，1989，〈漢語方言概要〉（第二版），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 Zhang, Jie, 2000, Non-contrastive features and categorical patterning in Chinese diminutive suffixation: MAX[F] or IDENT[F], *Phonology* 17, p. 427-478.
- 張琨，1993，〈漢語方言中鼻音韻尾的消失〉，《漢語方音》，23-64 頁，台北：學生書局。
- 張光宇，1990，〈切韻與方言〉，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 ，1996a，〈論閩方言的形成〉，《中國語文》16-26。
- ，1996b，〈閩客方言史稿〉，台北：南天書局。
- 張振興，1985，〈閩語的分區（稿）〉，《方言》，第三期 171-180 頁。
- ，1992，〈漳平方言研究〉，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
- ，1999，〈閩語及其周邊方言〉，《第六屆閩方言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編輯部按：本文實際出版日期為 2004 年 4 月）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Nasal Initials in Puxian Dialect

Hsiu-Hsueh Liu

Yuan Pe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astern Min (EMin), Southern Min (SMin) and Puxian dialects show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nasal initials (ANIs) in Puxian is a combination of phonological changes in both Eastern and Southern Min. The evolution of ANIs in Puxian also enlightens us on the asymmetric development of those in SMin and EMin.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denasalization of ANIs in SMin is triggered by the contrast between oral and nasal vowels, which were nasalized by nasal endings that vanished later. While ANIs in SMin were denasalized before an oral vowel to obtain a nasal agreement with it, those in EMin have retained their nasality, since EMin has no oral-nasal vowel contrast. The ANIs in Puxian now feature [m-, n-, ŋ-, p-, t-, k-], different from [m-, n-, ŋ-] in EMin and [m/b-, n/l-, ŋ/g-] in SMi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p-, t-, k-] pronunciations of ANIs in Puxian are a further development from SMin's [b-, l-, g-] to fulfill the requirement of no voiced obstruent constraint of EMin. In sum, the phonological phenomenon in Puxian shows serial diachronic influences of SMin and EMin.

Key words: Language contact, Language change, Min dialects